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教科文卫篇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教科文卫篇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教科文卫篇 /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
学习委员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21 - 09247 - 2

I. ①贵… II. ①贵… III. ①文史资料—贵州省②教
育事业—概况—贵州省③科学研究事业—概况—贵州省
④文化事业—概况—贵州省⑤卫生工作—概况—贵州省
IV. ①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019 号

贵州文史资料选粹

教科文卫篇

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责任编辑	程亦赤 龙建人
封面设计	熊 锋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670 千字
印 张	37.12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247 - 2 定 价: 75.00 元

目 录

清末贵阳师范学堂成立和解散经过

——兼忆乐嘉藻先生 金峙青(1)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 韩汝烽 丁宜中(6)

回忆贵阳私立达德学校

——兼忆教育家黄齐生先生 张笑尘(10)

黄齐生传略 谢孝思(19)

周恭寿生平事略 张 宁(31)

科举停后贵州官立小学的前前后后 赵鲁丞(36)

贵州大学堂创办的略历 刘 勋(42)

贵阳贵山书院改办学堂的经过

——贵州大学堂改办为矿业中学堂 殷亮轩(44)

解放前贵州教育见闻 熊绍儒(48)

解放前贵阳教育概况 贾功台 遗稿(68)

国立贵州大学简况 曾昭毅(72)

解放前的贵阳师范学院 钱安毅(78)

国立贵阳医学院创办记 陈家骥(89)

竺可桢与贵州 徐道恒(92)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 王守文(101)

国立湘雅医学院 张孝骞(109)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平越 吕 品 整理(115)

广西大学在榕江 段前烈(124)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中正医学院 杨锡寿(128)

抗日战争时期迁黔的高等院校 何静梧(134)

我所知道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 王伯勋(140)



陆军大学在遵义	罗平野(143)
军官外语班述略	柏锦章(155)
步兵学校在遵义时期的教学活动	吴 谦(157)
在独山的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散记	省政协文史委办公室(161)
陆军炮兵学校概况	张锡龄(165)
海军学校在桐梓	余永贵(177)
防空学校纪略	汪 坚(179)
陆军军医学校在安顺	孟 威(182)
抗战时期迁来安顺的兽医学校	黄联球(192)
辘重兵学校在龙里	黄冠英(200)
通讯兵学校在麻江	林小平 汪长锐(205)
我所知道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	杨培智(213)
镇远日俘收容所	蹇人弘(215)
记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余国铸(219)
40年代初期的国立十四中	黄荣祺(226)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人周步瑛	蒋相浦(231)
周诒春与贵阳清华中学	王思立 宋士英 唐宝心(234)
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凌秋鹗先生	沈德海(246)
记教育家马宗荣	何静梧(251)
忆刘薰宇先生	王家修(253)
湛湛溪事略	蒋相浦(258)
忆父亲刘方岳先生	刘君卫(261)
忆肖文灿师	严栋开(270)
一代师表 风范长存	
——怀念朱厚锷先生	陈克炜 整理(275)
忆周春元同志	陈淑玉(280)
乐森珣教授事迹	黄寿华(286)
葛天回教授生平事略	松 江(290)
青年导师 革命楷模	
——记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田君亮	陈克炜(299)
忆父亲李独清教授	李孝彬(308)
泮宫执教 一生尽瘁	
——难忘的张汝舟教授	程在福(311)
忆美学家吕荧老师贵州执教	萧 荻(320)

贵州职业教育的先驱者

- 怀念父亲高士光 高言一(325)
- 夏同和传略 夏允仁 金培忠 整理(330)
- 记“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 肖家驹(332)
- 桐梓育幼院的前前后后 李亨儒(335)
- 抗日战争时期在遵义的中国蚕桑研究所 高守仁(338)
- 回忆筑光音乐研究会 谢凡生(344)
- “沙驼”剧社始末 周德全(352)
- 记贵阳大夏歌咏队 楚 林(361)
- 忆“山歌社”和遵义的音乐活动 朱石林 潘名挥(367)
- 戏剧家熊佛西在遵义 邱 玺(372)
- 莲华鑫茫父

- 姚华生平及其创作 邓见宽(376)
- 贵州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代名人谢六逸 龙炳成(393)
- 王渔父先生的艺术生涯及成就 杨长槐(400)
- 记画家宋吟可先生 沈福馨(408)
- 书法家陈恒安先生传略 陈 云(416)
- 彩墨寄深情

- 记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孟光涛先生 杨长槐(419)
- 缅怀影剧艺术家罗军 林 薇(427)
- 川剧泰斗魏香廷 周 秦(431)
- 麒派艺术播高原

- 记著名京剧艺术家马骏骅 甘泳衡(439)
- 老笑星欧少久 王应生 刘长声(443)
- 评剧红角张璞真 戴亚雄(449)
- 驰骋杂坛七十春

- 记归国华侨、杂技艺术家杨克第 陈泉生(451)
- 花灯艺人蔡恒昌和《红军灯》 汤国富(456)
- 著名文琴艺人封炳坤 胡家勋 杨继明(458)
- 侗戏师梁少华和《秦娘美》 谢振东(461)
- 肖之亮与“沙驼” 陈训明(467)
- 马思聪在贵阳 杜松竹(471)
- 回忆贵州话剧的创始和发展 朱梅六 贺梓侔(474)
- 贵阳《力报》改组及查封前的活动 萧奇富(李晓天)(478)

贵阳《中央日报》浮沉录	戴广德(485)
采访片断	戴广德(495)
我所知道的贵阳《大刚报》	黄家骥(502)
谷正伦统治时期的《贵州日报》	黄家骥(506)
《贵州商报》创办概况	陈培元(512)
记“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	马嗣英(514)
回忆贵阳生活书店	邵公文(517)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医药卫生概况	罗克聪(524)
忆著名医师邓光济和岩濑妇佐	邓宗岳(531)
在晴隆伤兵医院里	王瑞现(534)
设在桐梓的第一休养院	余永贵 整理(537)
第十七教养院在湄潭	曾庆于(540)
医药卫生工作者的楷模	
——深切怀念朱懋根院长	
..... 王焕斗 张士英 李贵真 杜卓民 朱润衡 孙家策	(542)
跳蚤专家李贵真	刘世扬(548)
贵州烟毒流行回忆录	谢根梅 孟慰苍(554)
阿泡——苗族人民的骄傲	陈士英 聂晓光(568)
忆解放前的贵州体育	潘奎龙(577)
40年代排球赛场的一件丑闻	李 实(582)
编后记	(586)

清末贵阳师范学堂成立和解散经过

——兼忆乐嘉藻先生

金峙青

约在前清光绪二十八、九年间，贵阳成立了一所师范学堂^①。创办者是本省绅士于仲芳和乐嘉藻两先生。

乐嘉藻，字采澄，贵州黄平州人（前清黄平为州，后改为县）。他是前清举人，先世自黄平移居省城，经营商业，颇有财产。先生中举之后，因见时局变化，国运日蹙，感到科举制度对于培养人才、振兴国家无济于事，乃广购东西洋书籍译本，涉猎研讨，致力颇勤。后到北京会试，亲见戊戌政变经过情况，刺激更深，回黔后即绝意仕途，不再赴京会试，思欲于地方有所尽力，后见本省开办武备学堂（1900年），所聘日本籍各教师，训练诸生，成绩尚好，因而考虑到如欲使本省人士通晓外文，在研究各种科学时都能获效，那就非请外籍教师来黔亲加指教不可。然而，欲请外籍教师来黔，计算薪资和开办等费，所需甚巨，自非一人力量所能及，乃走商于本省巨绅于仲芳先生（名德楷，贵阳人），请于出山办理，共同负责。于仲老当即表示：筹款一事，事关地方公益，义不容辞，惟学校成立以后内部管理各事项，因自己年老力衰，又负有当局委办之事（时当局委托仲老筹办本省蚕桑学堂），不能兼顾，还请乐先生一手经理。对此，乐先生亦表同意。于是，就由于仲芳先生担任筹款和规划大纲，而学校的具体筹办和内部管理事项，即由乐先生负责。学校定名为师范学堂，校址设在丁文诚公祠内（次南门外雪涯洞，今贵阳二十七中所在地），与武备学堂校址（今河滨剧场左斜对面）相近；至于师资人选，决定请武备学堂日籍教师就近兼职，薪金可省一半，以后如继续开班再向日

^① 贵州公立师范学堂成立时间应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者

本聘请。筹商既定,乐先生乃推仲老为学校总理,自任协理,同时禀官立案。这时,于、乐两先生又往谒贵州巡抚林赞虞(名绍年,福建人)面陈一切,林赞虞深为嘉许。随后,于、乐两先生即往武备学堂与日籍诸教师磋商,结果除总教习高山功通以事务过多,表示不能应聘外,其余金子辛太郎、清功忠清、木藤武彦3人皆欣然受聘。于是决定先开甲班授课,学校遂告开学。次年,续聘的日籍教师落合谦光、冈山源六先后到校,于是又续开乙班。于仲老在亲戚中与笔者先父同辈,他嘱我入校,并谆谆以致力新学相勸勉,所需伙食书籍等费用,概由仲老供给,于是我即进了乙班。甲、乙两班同学总数共40多人,学习期限以四年为度。

我入校数月之后,对于教师和同学均有所接触和了解。从教师方面来说,由于学校所聘教师均是日本人,言语不通,开始时师生之间不免在思想上有些隔阂,不能畅所欲言。校中所用的教科书,都是教师从日本带来,印刷精美。最初是教日语,教师说话,学生不懂,幸而来华就聘的日人多通汉文,因此上课时遇着不明白的时候,教师可用白话汉文写出,也还易于了解。到后来学生能说日语的多了,教师就可不用或少用白话汉文书写。日籍教师后来除上课外,也常到我们宿舍闲谈,说到中日风俗的不同和学术文艺等事,互相了解,谈得很是融洽。

再从学生方面来说,校中同学年龄相差悬殊,年青的约十七八岁,年长的几及50岁,内中有好些廩贡生员,也有并无功名职业,只是在家自修,中文较有基础的人。多数同学都有爱国心和自尊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君择之。择之名塋,本省镇远县人,甲班开办时来省就读,乐采澄先生因刘君在校食宿,办事认真可靠,故委托他照料校内诸事。择之年已30余,各门课程均列优等,待同学和蔼可亲,很注意劝善规过。他时常说,我们今日是学生,以后要为国家出力,就不可无爱国心,所以现在要充分地储蓄学识,准备条件,不可懈怠。他的爱国言行使同学们特别敬重。

忽忽又过了一年,我记不起准确的日期,只记得某一日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听到日籍教师寓所中有一阵阵喧嚣杂乱的声音,有时大喊狂呼,有时继以歌唱,又有击桌椅、敲盘碗、打铜盆的巨响,简直闹了一夜。次早起来同学们见面谈及,有知道的,说是日籍教师因接到电报获悉在我国东三省与俄国作战日军,已经攻克辽阳,所以他们在寓所中置酒庆贺。我们听后,彼此相顾,脸上都带着一种凄然的神情。因为辽阳在东北是一个重镇,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既失之于帝俄,今日又为日军攻占,而我国却不能过问,竟如旁观的没事人一般,这如何叫我们不感到伤心和惭愧呢?适值那天星期日,同学们多数进城。约在下午4点钟后,我正与同学10余人在院中散步,忽见择之

手中拿着一信，匆匆走来，我们看后才知道是日籍各教师写给本校同学的，大意是说：昨天余等接到电报，知道日军攻克辽阳，这是一桩很大的喜事，余等现在寓所中置酒庆祝，望诸生速来参加。大家看过后，择之便问众人去还是不去，大家都说，这件事在他们（指日籍教师）固然是喜事，而对我们却不是什么喜事；这种场合，去了有好多不便，不如写信辞谢了吧。接着择之就去写回信，写完后又拿来同看，信上写道：贵军取辽阳，在贵国为可喜，而在我国为可悲，当诸先生祝贺之时，正是学生辈饮泣之日，所以不能参加，务望格外原谅，勿加罪责。大家看后，有的说：“这样复信固是正理，但恐日人不愿意，不如托故回绝的好。”择之说：“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如果托病，大家昨日上午上课，完全是好端端的，何以今日就都病了；如说星期日进城去了，那现在我们10多人明明在院中说话，侍役也看见的，如何能说是进城未归呢？”因此一时踌躇无计，又兼侍役催促，择之即将复信交他带去。不一会即听见那边有喧嚷之声，又见侍役跑来，对择之说：“老师们叫你就去。”于是择之只好跟他同去（大约日籍教师从复信的、笔迹中认出是择之写的，所以单叫他去）。有人看见择之出了校门，遇见甲班同学雷少峰（少峰是号，忘其名）、乙班同学张友棻（号笏香，盘县人），说了几句话，两人也随他同往。又过了一刻钟左右，就听得吵嚷的声音越发大了，接着又听见许多人的脚步声从那边跑了出来。这时就有校中跟去探看的侍役回来说，才去的3个都被打了，接着他叙述经过情形如下：先是择之进去。日籍教师问：“回信是何人写的？”择之说：“是我，但也是大家的意思。”又问：“何以要这样写呢？”择之又把信中所写的理由简单说了几句。日籍教师不容分说，上前就是两耳光，还将择之身上揍了两下。择之大嚷：“你们日本先生们，就能随便打学生吗？”一面嚷着跑出来了。日籍教师又把随后进去的张友棻踢打了两下，还要去找家伙来打。门后原有一小铁棒，这时有一年青侍役赶紧把铁棒藏了。日籍教师找不着铁棒，发现雷少峰躲在门后。于是又把少峰揍了几下，少峰也就跑了出来，追上择之、友棻2人，3人一同进城报告。当晚，校内同学都感到十分愤懑，惶惶不安。次早仍不能不去上课，才走到教室门口，就看见黑板上用粉笔写的几行字：

日本教师殴打学生，是本校不幸事件，
现正提出交涉，暂行停课。

后面是乐嘉藻协理的署名。

又隔了一两日，听说乐协理亲到日籍教师寓所交涉，首先提出：应由动手殴打学生的教师，亲到总、协理所道歉，同时还要求日籍教师保证以后不

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当时我们估计：这次交涉恐非数日内所能了结，因此同学们有家在省城的都回家了。又过了几日，乐协理召集学生谈话，他说，日籍教师态度强硬，对于我所提出的要求，毫不认错，事情很难进行。同学们问：“他们这样殴打学生难道说是应该的吗？”乐协理说：“我也曾屡次这样问他们，他们说是学生说话无理，我说，就算学生不会说话，先生们应进行适当的教育，如何就出手殴打呢？他们说打也是一种教育，我问是何种教育，他们说是精神教育。这真是狡辩！”乐协理说到这里又叹息说：“他们要是这样无理，以后学生还有什么保障。但是除了请日本人之外，我们就别无办法了吗？且等数日，如无结果，再作计较。”又过了数日，他又召集我们谈话，把最后的决定告知我们，他说：“日籍教师态度强硬，交涉无效。我已与于总理商妥，决定将日籍教师全部辞退，改设学会，原定各门课程，由我与李福田先生担任，继续讲授，我讲文科各门，李先生讲理科各门，会址即设在我与李先生住宅内，我和李先生为会长，诸君皆为会员。”学校改设学会后，从各县来的学生多已散去，刘择之和孙孝宽两同学则赴日本留学，惟有镇远学生全都未走，连同在省居住的同学尚有 20 余人，每日仍按时到会学习。如是者将近一年。我因家中人多生计难以支持，决意往东北投效。临行前一天，往辞乐先生。他问我能不能再留数月，意思似为我另作打算。我说：已经与人约定，不能再留。次晨即走上旅途。这里还要补叙一下：贵阳师范学堂解散以后，乐先生曾将这事的原委以及同日籍教师交涉谈判的笔录函件，一并寄给正寓居日本办《新民丛报》的梁任公（启超）先生。不久任公登报发表意见，我曾在乐宅见到报纸，但当时仅匆匆读过，如今只记得它大致刊登了如下一些话：冈山等斗筭之辈，何足污吾笔，赖有此能言的协理……以后又说：因为国家不振，外人才有轻侮之心，此等事近来常有所闻，必须全国上下同心振作，以图挽救，如其只知责人，不知责己，于事何济？（以上只是追述大意，并非原文）任公此言，自是正理，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上下同心振作”又从何谈起？

乐先生在前面讲话中所说的李福田，本北京旗人，名裕增，原在本校甲班肄业，其人数学极精，曾为本省学政严范孙（名修）先生所推重，当时年将 50，有人问他：“以君成绩如此优异，年龄又近半百，何以不憚其烦，仍与诸生一同受课？”他回答说：“我于数学，原来所知者多为旧式，而日人所授多新式，为我所不知者；且东洋科学发达，正当急起直追，岂宜以年龄自限？”李福田先生在校学习期间，孜孜于数学研究，每值日人考询，皆能完满回答；他所演算数学公式，比日籍教师犹简明，而答案与教师相同，日人辄相惊叹。

以上所述，就是贵阳师范学堂成立和解散的经过。从当时情形看，校中

师生皆表现了一定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这是很可贵的。不过,由于当时还处于清末,学生还受着“尊师重道”的封建传统思想束缚,加上清廷腐败无能,因而在对日籍教师的交涉上还略嫌软弱。在今天看来,就感到很不足了。

(选自《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琐忆

韩汝烽 丁宜中

编者按：本文作者韩汝烽、丁宜中，均系清末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毕业生，他们于1964年分别撰写了对这个学校的回忆。本文是根据他们的回忆资料综合而成的。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创办于1908年（即清光绪三十四年）3月，校址在今贵阳市雪涯街（解放后曾为电影机械修配厂所在地），系合并丁公祠、雪涯洞、昭忠祠三个处所而成，并新建学生宿舍一所、教室两座。

这个学校的开办宗旨，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师资。据前清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应办一所优级师范完全科，以储备中学和初级师范教员，限定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初级师范毕业生入堂肄业，定期四年毕业（第一年为预科，二、三、四年为本科），等于大学程度。当时贵阳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一所是贵州官立中学。这两所中学均开办不久，还没有毕业生（那时普通中学是五年毕业），若要按照规定办优级师范完全科，学生入学资格便成问题，而这时又急需中学教师，因而只得从权变通办理。清廷学部仿照大学专修科的例，通知在没有完全中学毕业生的省份，可先办优级师范选科，招收普通中学二三年级优等生及简易师范毕业生（简易师范是一年毕业），或者招收旧日的举、贡、生、监等入堂肄业，并规定三年毕业（第一年为预科，第二、三年为本科）。学生入堂，需填写志愿书，并缴纳保证金10元（毕业后退还）。在学堂期间，学生一律住宿，伙食、书籍、制服由学堂供给。

第一年预科分甲、乙两班，每班60名，共120人。预科的课程，有国文、伦理、算术、历史、地文、教育、动物、化学、体操、音乐、图画、英文等。第二三年本科分为文科、理科两类，入文科的，以中外历史、中外地理、法制经济为主要科目，外语为日文；入理科的，以数、理、化为主要科目，外语为英文。

此外,如教育学、体操等课,文、理两科均有。

学堂监督为唐尔镛,系清廷内阁中书;副监督华之鸿,系贵阳资本家,因捐资办学,清政府给予四品顶戴;教务长任可澄,亦系清廷内阁中书。监学前后3人:孟瑞廷、李祖峰、卢小香。会计涂立成,庶务周蔚文,医务王万之,此外有文牍书记数人。

在教员方面:国文教员陈稚苏(举人),伦理教员乐采澄、李祖峰、陈稚苏(乐、李二人均为举人);算术教员陈稚苏、孙敬之(孙为日本留学生),物理、博物、图画教员黄干夫(秀才,日本留学生);英文教员叶采生;日文教员落合兼光(日籍);化学、教育学教员王仲肃(举人,日本留学生);中外历史教员任可澄(兼)、钱效速(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中外地理教员任可澄(兼)、李润庵(湖北舆地学会毕业),体操教员前后共4人:孟瑞廷(本省武备学堂毕业)、陈崧甫(本省新军营管带)、姚荣廷(本省武备学堂毕业)、刘文炳(新军营队官),音乐教员孙敬之,化学教员陈梓和(京师大学堂毕业),法制、经济教员金壮春(进士,曾留学日本学法政,后分发贵州知县);曹季韩(举人,天津法政学堂毕业);地质、地文教员陈梓和、王仲肃。

学堂经费完全是公款,每月向政府支领。教职员的待遇有所不同,职员如监督、教务长、监学、会计、庶务、文书、医务员、工友用月薪制,教员则按钟点计酬,分专科与普通科两种,担任专科教学每小时支取生银一两五钱(当时尚无银元,公私均用银两),担任普通科教学每小时支取生银一两。

学生管理方面,两班学生只有监学一人负责。但他的任务只是负责有关学生请假和早晚清斋的事。课堂内的缺旷,则由学生轮值精理,监学素不过问。

以上是学堂的一般情形。下面再叙述一下作者当时的一些感受。

这所学堂的创办虽然是在戊戌维新以后,但教育方针还是遵循忠君爱国、显亲扬名那一套。那时办学的人,大半是官吏或地方绅士,他们在办学期间既可以得到优厚的薪资,而在办到一班学生毕业后,又可以博得升迁或保案,所以名义上虽在办学,实质上也同做官一样。至于学生方面那时因为科举已停,知识分子欲求出路,不能不进学堂,况师范不收学费,并且供给伙食、书籍,毕业后又可以充任中小学教员,服务期满,还可以得到举人、中书的出身,也同科举时代一样。所以在学堂招考时,省城和外县来报名应考的非常踊跃,当时学生中有60名是由通省公立中学二三年级优等生选拔来的,外面招收的只取60名,但报考者却有数百名之多。

从教学方面来看,因为当时无审定的教科书,各科均用讲义,由本科教员自行编纂,油印分发学生,有时也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照抄。至于教材内

容,如教育学、法制、经济等,多取材自日本。国文则选授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伦理一科,系乐采澄先生讲授,所采教材大致以《德育鉴》为基础,将伦理内容分为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的、国家的等方面来谈,当时思想上颇觉进步。乐辞职后,继任者为李祖峰先生,是一位崇奉旧道德的老夫子,年已50余岁,最推崇宋代理学,他编写的讲义大都是采自宋儒学案内的一些语录,不外乎周、程、朱、张所说的话。有一次他讲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天地之间,只有浩然之气,并无所谓空气、氧气、碳气等。此事被学生传为笑谈。中国历史由任可澄先生讲授,任声音洪亮,又健谈,引据渊博,颇受学生欢迎。李润庵先生讲授地理,一面在黑板上绘图,一面解说,对于祖国山川形势瞭如指掌,学生受益颇多。监督唐尔镛先生同学生感情尚属融洽,但是他只偏重国文及品行两项,其他学科不甚过问,以致学生也多在国文方面下工夫。

学堂中有些事很使学生反感。记得有一位代理监学周某,其人势利成性,他清斋时,见到学生中的贵族子弟,便和颜悦色地对待,而当他看到衣着朴素一点的学生或是外县学生时,却板着面孔耍起威风来。学生因此很看不起他,将他比为川戏《古玉杯》中的一个丑角——汤清。

学堂大考一年两次,一次在暑假前,一次在寒假前。月考则间月一次。博物教员黄禄贞先生出试题,常要学生默写整段。学生苦之,讽之为“文明试验”,曾仿照陈冠三有名的头桥联语,凑了一副对联嘲讽此事:“温课斋中,说到一声考也!叹试验文明,出题便入幽冥路;看金榜下,魂随名字飞哉!幸躯壳尚在,敲钟还上会食堂。”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均逝世。学堂代监学周蔚文先生出来宣布这个消息,还说了“食毛践土”一类的话^①,学生不觉暗笑。按清制应设位哭灵3日,于是便将学生集合在通省公立中学大礼堂,学生一时煞有介事的嚎啕大哭,一时又发出一些怪声来。学堂当局看到难于成礼,只好敷衍一番了事。

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前,学生们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凌辱,目睹清廷的种种腐败事实,因而也有一些进步行动。例如,以王文华为首的少数学生,已同当时著名的革命分子张铭往来,并受到他的反清革命的思想影响,在同学中进行了一些宣传鼓动。还有较多的学生喜欢阅读孙中山办的《民报》,到处搜求传观。本文作者之一的丁宜中,就曾将《民报》上的孙中山的小照翻印出来暗中送人。

^① “食毛践土”:毛,指谷物;践,即履、踩;土,即国土。意思是说,人们所吃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国君所有。这句成语后来成为封建官吏用来表示对帝王感恩的话。

这所学堂只办了一期,学生毕业后不到一年便爆发了辛亥革命。学生毕业时年龄最高的已达40岁以上,最低的18岁以上,平均年龄约在30岁左右。根据当时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生毕业时考试成绩在80分以上为最优等,70分以上为优等,60分以上为中等,不满60分为下等。其中:成绩列入最优等的毕业生,须到北京学部复试,比照完全优级师范中等奖励办理,以部司务分发各部任用、成绩列入优等、中等的毕业生,俟服务年满(当时服务年限尚无明文规定),比照完全优级师范下等奖励办理,奖给师范科举人出身并加中书科中书衔。此次毕业,文理两科共百余名,列最优等的只有2人:文科为田璞,理科的丁照普(号宜中),其余均系优等、中等。田、丁2人曾去北京复试。不久后武昌起义,清政府瓦解,他们没有得到结果而归。

(选自《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回忆贵阳私立达德学校

——兼忆教育家黄齐生先生

张笑尘

60年前,我曾在贵阳私立达德学校学习了五年半时间(1915年春至1920年秋)。当年黄齐生先生艰苦办学的情况,诲人不倦的精神,和达德学校的种种活动,至今还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给我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现就记忆所及,写了出来,以飨读者。

排除困难 艰苦办学

清代光绪年间,庚子之后,贵阳的黄齐生、黄干夫、蔡恒武、聂凤嘉、符经甫、贾一民、顾以民、凌秋鹗、蓝星枢和余葆书等先生,共同倡办了一个达德书舍,借忠烈宫(亦称黑神庙,今市府路口)的一间房屋作舍址,在此讲学论道,探讨时事。后来,贵阳出现了公立学校,先生们便决心以书舍为基础,创办私立小学,遂将达德书舍改为达德小学(约在1904年)。把各家和亲友们的子弟召集起来,凑成几十个学生,便是该校开创时的第一班。黄齐生、黄干夫、凌秋鹗等先生是创业者,也是义务教师,并兼勤杂员。这个创业是很艰难的。一无公款补助,二无经济来源,全凭对教育事业的热诚,不怕困难的精神,自力更生,惨淡经营,达德学校终于发展起来了。

“达德”在发展过程中,遭受了不少打击。许多俯背虾腰、脚迈方步的遗老遗少,流连科举仕途,依恋功名富贵,对新学极为仇视,经常冷嘲热讽,流言诽谤,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工劳作,都是鬼混;学生出来挺胸亮怀,简直是赳赳武夫,哪里有点读书人的气概。照他们的看法,只有遵循私塾老套,塾师必严,板子底下出人才,学生成天唧唧不辍,背